



四明文獻集

卷

史提刑肯之

雜著

史鄂州育之

雜著

史謙齋字之

附王厚齋所撰墓誌

雜著

後學鄭

真千之輯

史虛舟 環卿

書

○史提刑

史肯之字子堂尚書司封郎中贈少師彌鞏之子寶慶二年以周禮魁漕舉以父澤補官調漢陽尉北兵攻陽臺以弓手隸孟珙戰勝赴軍前商確進師解黃州圍繼受督府命監軍援夔門復從別之傑援安豐改差知揚州江都縣兼淮東制置司主管機宜文字率兵與北兵戰獲捷差知高郵軍壽春被圍監軍赴援戰於茅澗以親兵自隨連戰攻其柵拔之北兵併力來攻戰於黃橋北師潰去降詔獎諭以功累遷差

知岳州累轉歷兩浙東路提舉常平義倉茶鹽及湖北提刑兼知常德軍府事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奉祠致仕年七十以卒自將仕郎累十有八階至中大夫爵鄞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所著有籌邊錄

雜著

建獨善書院祭祠堂文

嗚呼惟道無弊百世之師所師者道匪親之私恭惟皇考金玉其資學不離道心游聖涯渾然天真與物忘機自號獨善存誠不欺篤於事親孝敬無虧父喪疾奔古季何為

友于鴈序如堦如麓玉成幼弟母命敢違秉行純固宅心坦夷載仁抱義右矩左規作為文章正範法竒宗主名教推明詠彞異端力排禍福莫移內外親黨媿睦無遺恤孤矜貧時乎解衣啟迪生徒豈專文辭開明義理惟善之歸內儀班列正直自持克摠素學奏對丹墀去邪必果用賢勿疑主復濟秩綱常是維蜀安吳安蜀危吳危言言忠謹炳若著龜外而敷歷官常肅祗事不辭難政惟尚慈首修序序恥言繭絲江左賑荒蠲濟得宜婺源橫流竭力撫綏溺申已溺飢申已飢世路趨炎萬里奔馳惟吾皇考不競

不隨安於寄理九載栖遲兩遇宗衮甘心位卑周環館學
亦三四暮畏權避跡美於制詞財貨所在世所朶頤惟吾
皇考言利則麾不事生產寧問刀錐仕踰二紀恪守四知
汗塗玉雪漫塘所推凡此盛美備載墓碑高山仰止後學
表儀其等欽想道德道實貫之父不可見道猶可追乃卽
家塾肇建親祠豈特夤奉以寓孝思參前倚衡朝斯夕斯
獨善之道庶其在茲

祭叔父大監文

嗚呼叔父尊行淪謝殆盡惟叔歸然忽亦不憇典刑云亡

澆淳孰鎮天高沉沉憂不可問嗚呼痛哉叔德山立叔學
淵浚識明而卓文腴而韻策雋園橋如驥斯奮橫翔官衢
如鴻斯順一駕使軺三綰郡印劓不霍、恢有餘办雨而
祁祁霈有餘潤温人去思揚蟠百詠賢楊乃永嘉守衡人永懷
融峯千仞四牡賦歸高卧六閨掛冠神武遯世無悶君子
人歟而有斯疾烏乎痛哉衛武瑟僖淇澳百歲廣成清淨
空同千載叔喜觀書垂白不懈所甚嚴者理欲限界耳聰
目明事寡心恭胡不期頤倏然長邁烏乎痛哉肯之自幼
蒙叔撫愛中間家食若期而會每抵東溪必先省拜念父

不存奉叔猶在元日展賀喜形警歎祈爾阿宜以遠以大
王墀春回忽起閑退被命留中濫尾班綴緘辭矢心謝叔
訓誨親染賜荅筆綺墨綵拜讀起舞叔其未艾詞候興居
方爾欲再不聞病革遽報捐背嗚呼痛哉繕監奎閣生非
不偶八十有七年非不壽有孫競爽實昌厥後我心孔悲
叔不復有溪水溪山溪花溪柳它時歸兮東溪依舊攝衣
拜叔雲深隴首興言及斯五內如剖設次以哀薦酌以酒叔
兮有靈肝鬲而受

按大監史公諱彌志贈太師齊國公諱漸之子齊國
文靖公諱彌忠之弟嘉定七年以國子進士調臨安
思曰化簿歷守溫袁安吉提刑部湖南路常平茶鹽將
作監以直寶章閣殿致仕積階自迪功郎至朝議大夫
爵鄞縣開國男幼子望之仕至朝請郎直秘閣大理
少卿丞相鄭忠定魏王之壻今有名景祖字行可者
實其玄孫云

○史鄂州

史育之字子報贈少師彌鞏之子補國庠生以父位
知婺州該遇明堂恩補通仕郎銓中授從事郎峽州
遠安縣尉仕至添差通判太平州改通州鄂州轉朝
散郎卒於官居官廉所至有遺愛

雜著

祭叔父將作監文

嗟嗟叔父少歷艱勤稟姿純厚屏絕世紛耽書繹史手披
口吟雅文健筆迅步成均峻擢巍科適駿家聲影纓膺仕

踐馭冰清能不夸已廉不沽名製邑貳郡剖符專城迭任
麾輶治最藹稱宸衷簡注匠監臣暨陞榮進直嚴凝誨採諄諄
迄今檢束佩音準繩宦途險巇先訓服膺嗟叔父宜享
脩齡八秩餘七賴有聞孫家庭燕集倏然飛騰平生勁節
樂乎清貧顧姪無侶薄宦遊征忽傳訃音悲摧肝心莫詣
几筵慟哭英靈緘辭千里致奠一忱音容如在來享來歆
厚齋王先生銘其墓略曰昔乾淳初余始第進士侍先
君子吏部倅發明年少師公來守君侍焉兩家子弟相
好也君二季皆余同年交耄矣懷舊重有感焉銘曰一
邑之政天下武澗湮有訓為世則君才恢恢優治劇佩
玉長裾進匪棘井渫不食心靡惻殖豐獲歎志弗訕巖
邑嘉庸得目擊我銘表善貽千億

史謙齋

史宇之字子發丞相衛王彌遠幼子以恩補官承事
郎嗣後敷歷華要五知名州三知大府職兼安撫為
侍郎者三為尚書者四食祠祿者七自直閣右文殿
撰歷內閣待制學士以至於端明大資政及觀文殿
學士則視執政恩數階十九轉至正奉大夫爵奉化
郡公年七十九以卒始丞相衛王以定策功久序權
寵理宗深眷之故不恤人言寵用其子雖以丞相杜
範在給舍時嘗論宇之離異妻洪氏事極詆其生母

林氏理宗終不聽也亦可謂保全功臣之後矣賈氏當國妬忌史氏閑居十五年值宋內附雖不能守其名節亦無賣國獻城之事令其子孫雖託以不幸中之幸豈所謂知言者耶

雜著

宋故齊韓國夫人林氏壙記

夫人姓林氏諱妙融字德蘇號淑齋世居溫之平陽曾祖肅以平方寇功授訓武郎累贈武翼大夫祖擢贈武經大夫父琦從義郎幹辦玉牒殿母趙氏繼徐氏皆宦裔夫人

徐氏出也夫人隨侍如京懿行綽著先妣齊魯國夫人聞之思欲延致年二十有三歸於先衛社側室明年乃生字之幼多疾極力保扶迄至成人迨先衛社薨總理家務具有成式處已勤而儉御下明而寬凡先衛社宗黨姻戚敬者敬之愛者愛之力可及不可少各撫矜字幼不問疏逖儼如先衛社皆堂氣象用是人皆敬服字之早歌陟岵夫人一意使字之親師友強問學壯歲宦游泰有今日皆教載扶持之力夫人有淑質篤孝行痛父兄之不幸鬻奩具營丘墳以遷葬崇佛刹以追嚴族頗盛其來相依者率廩

給之常戒字之曰女子莫能顯其親吾父母諸兄已寒之骨惟汝終庇焉是以字之於歲時祭享諱日脩崇不敢闕初先衛社服除上念勲勞加惠後人凡節序生朝賜予狎至且特給宮人祿自故廬遭燬多僑寓西湖山園上親灑淑齋二字俾揭於室夫人自加冠帔至封齊安郡皆用先衛社恩寶祐三年九月以字之遇勅局進書遷秩乞回授封安國景定二年二月年登七十上嘉稀有賜珠翠首飾金器精幣儀物甚侈特封齊國以榮之暨字之假守建溪未滿歲夫人急得足疾不良于行亟上章祈閑特頒召命

既至仍畀內祠奉朝請乃力辭就列一意供湯液期於有瘳上方屢出珍奇劑使療之禱禱無虛日逾年固功薨於淑齋之正寢嗚呼痛哉屬纊之夕畧不及家事第勉以忠孝耳訃聞內出函木水銀龍腦以歛特贈齊韓國夫人賻賵加厚內府祿賜亦許終喪上恩優隆罕有其比可謂生榮死哀無遺憾矣夫人生於紹熙甲子壬子閏二月十六日薨於景定甲子六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三字之不孝將以八月壬子忍死奉匱歸鄞越十有九日庚午葬於本邑陽堂鄉大慈名山悟空院之東麓行應銘法尚有待於

立言君子按此文本不足錄所以著之於此者用以見妾
範奏疏其畧云林氏衛王之嬖妾也洪氏乃字之妻衛王
在時所聘之婦也今且以其不孝而出之陛下以林氏為
嬖妾而曲徇其情獨不思洪氏為衛王之婦乎宰臣固衛
王之族也且狗不念及此其何以宰天下臣愚欲乞睿斷
先寢前命訪問其家正其主僕之分戒林氏以恩撫婦勉
洪氏以順事姑戒字之以義理家使上下和睦醜聲不聞
其於王政誠非小補夫範之論林氏如此可謂大臣中正
之言矣意是時衛王薨背未久嵩之繼秉國鈞而範奮不
顧忌蓋上以正朝廷之典下以正大臣之家初不計一身
之危禍何如也理宗不能聽而用之而林氏生死哀榮極
而至於兩國之貴亦可謂並正匹嫡之戒矣春秋書惠公
仲子之賙榮叔歸舍且賙何以異於此哉若夫墓記之文
孝子揚美之詞義固在此而不在彼也

書

與六一姪書

字之荐辱惠汗俾再具槩達松壑尤見意勤即如來謂寫
達之連日專遣郭明維持今午方得回家其意可見就用
緘呈第言輕不能軒輕為媿耳切幾垂亮

故觀文殿學士正奉大夫墓誌銘 王厚齋

詩書所稱世臣之美盛矣惟宋豐芑涵育之仁逾三百年
父子為相者三家鄣史氏與焉燕及後昆第祿昌衍益世
德之積也厚而承德用譽亦在其子孫故觀文殿學士正

正奉公其淳德有常者歟越在內服靖共厥位越在外服
惠政施於民涉世變守素履耄耋弗更其操近古所謂吉
入長者公既葬前進士黃君翔龍纂次行事子嘉卿等請
著石章應麟嘗執事太史竊觀先朝或際上以禮義遇其
臣下以忠厚世其家法宜書瞻彼喬木歸然故國纂乃祖
乃考銘於烝彝鼎其可使遺老無傳茲後死者之責不敢
辭公諱宇之字子發世為明之鄞人高大父詔以八行舉
於鄉贈太師越國公曾大父師仲贈太師越國公大父浩
相宋孝宗為太師保寧軍節度使封越王謚忠定侑饗廟
廷父彌遠相寧宗理宗為太師保寧昭信軍節度使封衛
王謚忠獻母潘氏齊魯國夫人公忠獻季子也粹溫端慤
忠獻以福艾期之謂他日元吾宗初命承事即紹定五年
中吏部銓自寶章閣至右文殿脩撰奉佑神祠除將作少
監賜同進士出身遷樞密副都承旨忠獻薨服闋除司農
太府少卿集英殿脩撰仍昇佑神祠即家授沿海制置司
參議官進寶章閣待制賜金帶陞華文閣知處嚴溫三州
皆力辭理宗睦受遺定策之勛曰篤不忘公兄忠清公完
之既踐敷中外入式樞機公怡默自將澹於榮進上欲試

之治民迺以敷文閣待制守婺時淳祐八年也婺比歲旱
饑出索裝糴湖右米三萬石往賑貸民固指瘠易守處州
始至獄多淹繫閱實上部使者讞訣園扉一清賦稅三年
民苦之公倚閣其一年版部期會苛迫以已俸代民輸未
幾督趣如故公以累年之逋一朝求足民必重困奏以三
十年最高者為數疲毗感悅忠清之喪以在原急難謁告
奔赴得請遂行葦釋遮道攀留召為兵部侍郎辭不拜進
待制寶文閣提舉祐神觀擢工部侍郎權尚書願就散秩
陟寶章閣學士提舉萬壽觀奉朝請寶祐二年召為兵部
尚書以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惟祖惟兄遺
愛在越公來鎮崇陰耆老驩迎念紹先哲壹以寬和撫素
此民初忠定作牧勅義田為士大夫賢而貧者喪嫁之助
歲久實惠不濡至是柅弊掃蠹始復舊規越為南陽鄉公
寬而有制無所回撓郡大閱一夫徑造聽事乃卒伍怙王
邸勢者公曰犯階級有常刑執而黥流之軍民懃服咸曰
仁者之勇甫基治最轉聞璽書褒美陞徽猷閣學士因任
尋除工部尚書五年進長兵部兼工部宗祀明堂為橋道
頓遞使禮成拜端明殿學士時昇執政恩數懇避南再至斷

章批畲曰卿繼忠孝謹牧養子維寵嘉之祖孫父子昆弟
先後列政余惟呂氏暨卿門式克欽承以為邦家光景定
二年進資政殿大學士知建寧府承葉公夢鼎陳公昉之
後廉明勤儉遵其成規南方多嵐霧日高乃視事公常夙
興見吏民不以素貴少懈夏潦崇安松谿水汎溢民懲壬
子蓄柁攜扶入郭公盛服露禱為民請命移時激霽橋梁
岌焉幾墜民凜凜沈墊亟募舟楫拯之有阻渡剽攘者罰
無貸黎明水退民以更生胥慶建俗襪鬼惡少身殉淫祠
愚眊神事之公捕為首者正其辜谿流湍悍競渡鬪爭多

覆溺嚴為科禁俗遂革閱歲再召進觀文殿學士提舉萬
壽觀奉朝請居生母齊韓國夫人林氏憂哀毀過禮咸淳
二年終制以舊職知寧國府郡上供未隸淮東西兩餉俾
其屬受委輸淮西使者治建康地近符尤峻或轉餽江北
跋涉耗失綱欠數十萬計而郡官兵餼廩常不給公控籲
於朝始得額隸淮東郡以稍紓明年祈閑提舉洞霄宮優
游里第垂十年自是閔光發華若未始有軒冕晚歲闔門
養疾一榻蕭然人希識其面至元三十年病革卻藥遂不
起春二月十三日也年七十有九階自初命至正奉大夫

爵自鄆縣開國至奉化郡公食邑四千六百實封戶六百
娶洪氏娶高平郡主趙氏皆先卒子男五吉卿承議即大
府寺丞知武岡軍先一年卒沂卿承事即為兄待制後嘉
卿彭卿並承事即常卿女子六孫男六辰孫觀孫景孫慶
孫憎孫滿孫女四曾孫男一公頤女二是年四月丁酉葬
於鄆縣陽堂鄉金畧與高平合兆公性孝友敬保先緒躬
躬如弗勝佩訓言罔敢墜忠獻宰木已拱隧碑未立論撰
先德屬吳公淵狀其行進徹乙覽理宗用至道熙寧銘兩
忠獻故事親製文題其顏曰公忠翊運定策元勳之碑奎
蒸漢章賁耀松楸孝子揚父之美公有焉別墅在錢塘西
湖密邇枋臣私第欲得之誅以榮利公以先人舊業終不
與姊適故戶部侍郎趙公汝楨蚤卒寔奉化隣山有訟公
割田易之爭者遂息樂善不倦故家流風猶存名譽以謙
亦允蹈之處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與人交臧否不出諸口
而胷中有涇渭自奉菲薄服用如臞儒治五郡護本根緩
繭絲雖無赫赫名一念愛民隱然膏澤之潤純終領聞集
享備福克對前人光於戲賢哉銘曰
史以官氏相肇於唐迨宋昌大台緄相望有若甘盤有若

伊陟奕葉鈞衡太常紀錄象賢維公昨乃舊勛用彰厥善
不專為恩佩玉徐趨翔於常伯處貴無驕在豐能約迪焉
倦知職聯輔臣素有世舊豈伊異人公拜稽首對揚明命
紹聞衣言秉心無競始政於婺終政於宣振乏平賦民瘼
以蠲禹會介蕃維祖賜履懋棠勿剪二季泣止愛民厚俗
漢吏之循安靜悃悃善不近名巖居川韞觀殊庭燕佚仁者
之壽秀眉華髮時行則止脫屣浮雲一其初終駒皎鴻冥
嗣守維難前修所歎允矣君子歸老無憾曰晉遺老曰殷
故家胡不百年鄉閭之嗟古柏蒼蒼眎此銘誄忠定之孫忠獻之子

史虛舟

史璟卿字景

太師齊國文靖公之孫彌忠直秘閣

知信州省之子幼穎悟能文年十有八適伯父丞相
嵩之當國操樞紛亂政事上書抃止丞相怒鳩殺之
元至正 詔脩宋史史官危素至明購求遺事得
其書附著嵩之傳觀者聳然起敬庶幾乎不死者矣

書

上伯父丞相書

伯父秉天下之大政必能辦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

必能成天下之大功比所行寢不克終用人之法不待舉
削而改官者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敘理者有之丁艱未
幾而遽被起復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醜
恩異賞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運籌帷幄獻
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獻賂幕賓而得之乎果能馳身
鞍馬效一戰之勇而得之乎抑亦效顰奴僕而得之乎從
聞包苴公闖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壞
於今日也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
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曰一則督府二則督府不
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
師於郢之失何者分守列屯備邊御戎首尾相援如常山
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別之傑
為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湖
不此之圖盡損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
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飢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於沅湘
搖蕩於鼎澧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荆湖之
路稍警則江浙之諸郡焉得高枕而卧况殺降失信則前
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青野之策不

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則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缺也蓋早為之圖上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雙親朝夕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績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強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其討罪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欲優游菽水之養其可得乎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臣勲之列而乃廁於蔡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宗於地下乎人謂禍起蕭牆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為伯父苦口極言為今之算莫若盡去在幕之群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弦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視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革薰蕕同器駑驥同櫪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亡之域矣伯父與環卿親猶父子也伯父無以少年而忽之則吾族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我祖宗社稷幸甚

四明文獻集卷之

黃文潔

黃震字東發慈溪人寶祐四年登進士第調吳縣尉攝縣事及攝長洲華亭皆有聲浙東提舉常平王甫辟為主管帳司文字以常平守錢庚孫平江朱熠嘉興吳君擢倚嬖倖厲民遂協贊甫劾罷之累遷史館檢閱與脩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輪對言當時大弊曰民窮兵弱財匱士大夫無恥且乞罷給僧道度

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
民力度宗怒批降三秩通判廣德軍初孝宗班朱熹
社倉法而廣德官置此倉民困於納息至自經死震
為別置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
而貸者不取息郡有祠山廟埋藏會為坎於庭深廣
皆三尺以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覆以牛革封
鐫一夕明發視之失所在震以為妖而殺牛淫祀非
法禁絕之郡守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數與
爭論是非坐解官通判紹興府獲海寇僇之撫州饑
起知其州大書開糴者籍強糴者斬米價曰損視貢
粥視餓者勸相種麥禁競渡船焚千三百餘艘用其
丁鐵劔軍營五百間詔增秩升提舉常平倉司舊有
結關拒逮捕事繫郡獄二十八年存者十無三四益
以結關為作亂也震謂結關猶他郡結甲非作亂比
况已經數赦皆釋之常平有慈幼局為貧而弃子者
設久而名存實亡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
胥請於官贍之弃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
治者衆改提點刑獄決滯獄清民訟赫然如神明以

言者劾奉雲臺祠以宗正寺簿召移淵東提舉常平
俾兼福王府長史固辭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
皆不拜嘗告人曰非聖之書不可觀無益詩文不作
可也所著日抄一百卷卒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而
近有論者以為四明言朱子之學者實始於黃氏云

四明文獻集卷之

後學鄭真千之輯

黃東發

讀通鑑

序兩朝政要

理宗皇帝初卽位仍委舊輔史彌遠淵默十年無為彌遠
薨端平元年甲午始親政相鄭清之收召一時知名士
布之朝號稱更化然斥遠彌遠黨人雖盡清之開邊誤

國中外反益大耗明年遂並相喬行簡尋又相崔與之
不至又明年因宗祀大雷電上乃逐清之獨相行簡行
簡得政分邊防委李鳴復分財用委余天錫人猶惑焉
嘉熙之年行簡請老優以平章重事而相李宗勉宗勉
清儉有時名中外方賀得人未幾不幸以疾薨越明年
歲在庚子召都督史嵩之入相嵩之尚樞術用濮斗南
劉晉之而尤忌杜範之賢淳祐四年甲辰丁父憂置急
遞移朝事決之家而留范鍾為相塞賢路以謀起復徐
元杰在經筵首沮其議上素注意杜範每比之司馬公
至是乃親擢範為相傾心委任之時範已病亦力疾思
報條革時弊善類相慶都人驩呼載道天下方欣欣望
太平會範疾甚為相才八十日薨游侶以謹急繼之為
相嘗置國用房謀檢計財用出入不果成嘗相趙葵不
拜佖罷而清之再相自丁未迄辛亥五年間奄官董宋
臣之流爭以黷貨盡橫所誤又不止國事矣至謝方叔
吳潛董槐程元鳳相繼為相皆無能救其弊方方叔子
弟招權誤用余誨帥蜀殺王惟忠無罪公論尤少之潛
雖素有材望不喜任術上不甚親信惟槐清勤有守元

鳳有度量而太朴茂引丁大全同列為大全孩侮而奪之位斥辱士大夫聚群小指歛苛急如沸又佯狂衣冠舉動皆怪遇事率諧謔天下目為丁風卒致己未秋兵偷渡幾危社稷以貶死吳潛再相己渡江上與共艱難拯憂危而所用無一善類事定賈似道由督視入相怨潛嘗欲致己危地潛亦以貶死然天下冤之似道既殺潛威福益張自是專國柄歷三朝稱元老自拜平章而輪宰相為之掌印聚流俗之為四六語者日夜歌功頌德比之周公以至亡身危國而不知則又理宗後

事矣

賈平章始生之日錢塘宰郭應酉以詞賀之序語云峻極于天誕彌厥月絳衣廊廟昔無一品

之曾參衮繡山林今有半閑之姬旦蓋賈有所生毋朝命封兩國賜號壽賢而築新亭於葛嶺私第扁曰半閑故也其結聯云曰長門館坐對南北峯之高時游廟堂盡付東西廳之問賈甚稱賞遂除官告院既而語客曰此詞固佳安得有著絳衣周公乎識者謂晉楚之富不可及也曾子猶曰我以吾仁我以吾義是豈較一品者哉周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又豈志半閑者哉東西所見韓魏公傳若南北峯治洛語耳豈一時偶阿其所好耶詞云捷書連畫甘酒通宵新來喜沁竟眉許大擔當人間佛力須彌年年八月八日長記他三月三時平生事想天和天語不遣人知一片閑心鶴外被乾坤繫定虹玉腰圍闔闔雲逸西風萬籟吹齊歸舟更歸何處是天教家在蘓堤千午歲比周公多箇絳衣三月三益頌庚申歲草坪之捷歸舟乃舫齋名也

理宗隆準龍顏性天明達表章正學排黜異端肆筆成章

皆談至理三代以還帝王講學者皆所不如杜範清苦
忠實一念致君為上所傾信亦近代君臣遇合之所未
有而天不慙遺寤無他倚以致國家卒罹愴人之禍尚
忍言之痛不容忍而言之其致變之畧有三宰相也臺
諫也邊閫也宰相職在進賢退不肖以佐天子而宰相
非人至以公朝之官爵為私門之商貨使諧價而得布
滿中外者皆次第取貨之小人致變一也臺諫職在為
天子耳目以彈劾宰相之非才而臺諫非人至以公朝
之執法為私門之吠犬使天子一不得有為而一惟宰
相之私致變二也邊閫職在與天子分閫而治死守封
疆以長保塞上之安而邊閫非人至以三軍死生國家
安危所寄之地為承受中朝權貴應副人情私囑之奴
僕使邊防蕩然敵至如入無人之境致變三也三者致
變而夷狄之變始烈國家仁厚社稷靈長已三與夷狄
為隣契丹先嘗寇我先滅女真繼嘗寇我又滅迨今韃
靼始毒我尤甚初韃靼與女真同種皆韃靼之後其居
混同江之上者曰女真其居陰山之北者曰韃靼韃靼
之近漢尚能大食者曰熟韃韃其遠於漢惟事射獵以

為食逐水草以為居視草青為一歲者曰生韃靼生韃
靼有二曰黑曰白而今盛者曰黑韃靼黑白初皆事女
真黑韃靼至忒沒真叛之自稱成吉思皇帝又有蒙國
者在女真東北虜亮時與韃靼並為虜邊患至我嘉定
四年韃靼始併其名號稱大蒙古國韃於是始大而忒
沒真為韃始興之主嘉定五年十一月忒沒真留大酋
撒曷國女真於燕京而身督三道兵分取河東河北山
東三路九十餘郡數千里生靈為其殺戮殆盡唯大名
真定青鄆邳海順通州堅守未破六年二月 兵回至
燕京乏糧餓死亦十三四女真事之以少女乞和韃靼
退百十里至居庸關凡所掠三路少壯男女數十萬盡
殺之而去是年五月女真避之假息我舊京開封七年
七月夏人遣使求我夾攻蜀帥董居誼不之報十月女
真來督歲幣十一月遣聶子述與和侍郎劉燭以下與
太學諸生皆爭稱不可真德秀言勢可以報而反助之
皆不聽八年韃靼再南下破燕京破潼關山東群盜為
亂女真地勢益蹙始謀窺我江淮十年四月寇京西十
二月寇四川十一年李全雖因亂以山東歸我十三年

夏人再謀夾攻皆敗自是無歲不入寇西陷鳳州及興
元中陷蘄黃東亦圍及滁濠李全尋亦反噬辛卯歲春
雖幸其自斃鄭損是歲方且棄蜀三関國勢日益岌岌
柄國者惟務掩覆支持外恃鎮靜韃靼迫逐女真至蔡
州遣使邀我夾攻會舊相薨新相鄭清之銳意東機遣
邊帥孟珙共滅之韃靼歸我俘獲使薦太廟以雪前恥
夫以我之積弱如此韃靼之方強如彼我因人之力如
此韃靼稱功於我如彼使善與交尚虞後艱清之反背
約乘虛欲襲取無其人之地以誇恢復遂至趙范趙葵
全子才三帥凡三十萬盡殲江南百餘年兵糧積聚輦
載之北盡空京襄四川沿邊百郡盡失此於致變之餘
又致寇一也時元主兀窟解即忒沒真弟幹嗔之子代
立韃靼於是再傳矣去之三十五年丁大全以狂怪當
國取貨袁玠使守九江玠取貨百姓以償帥債漁舟不
勝其毒一旦導北舟南來致寇二也時元主蒙哥又兀
窟解弟馳藥之子韃靼於是三傳矣初元舟之偷渡也
賈似道正董師江上事急嘗約元和已而會曹世雄斷
彼浮橋蒙哥敗於合州憤死軍中寇鄂者忽必烈急歸

謀解圍去似道曰自詭有再造之大功掩覆約和之事不復言元遣使郝經來求如約似道幽之真州十四年不報元遂得歸曲於我致寇三也時元主忽必烈者兀密斛之弟閣出之子於蒙哥為從兄始效女真立年號置官稱鞬韞於是四傳矣致變三致寇三而又值鞬之方張如此國欲安得乎理宗在位四十一年嘗得皇子早薨育潛邸母弟之子為子是為度宗

丞相杜範台州黃巖人端平更化初入朝首言不惟未覩更新之效或者方有浸不如舊之憂其弊皆原於私之

一字而今吾君吾相皆未免於私上除公監察御史劾江州守臣何炳丞相私親也匿不行公言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沮臺諫之言猶可匿陛下之旨不行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大怒奏公粉飾擠陷公言丞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事關一體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獎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未聞有諱言而含怒呂夷簡有社稷之功歐陽脩論之文彥博負天下之望唐介劾之况於夷簡彥博未能萬一乃屢瀆譏諛欲與臺諫爭勝負日率合臺論

其事併論制閹詐謀罔上清之愈忌之奪公言職除太常少卿公五乞歸上皆不許復除公殿中侍御史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淮震恐遂橫論清之橫挑強敵幾危宗社及論其子弟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易貨外國具有實狀蜀帥趙彥呐喪師害國僉書樞密院李鳴復交賄范奸事未行合臺與太學生交攻之鳴復猶惓惓不肯去公謂閹門使於班行手扞之始出公亦坐是再奪言職除起居郎公扁舟徑歸尋差知寧國府救荒嘉熙四年趣入朝復言端平更化相位非

人無能改於其舊而旁蹊邪徑提出爭馳敗壞汙穢殆又甚焉併陳當時宰執與凡內而百執事外而邊帥守臣偷惰苟安徇私忘公之弊忠憤感發聞者歎竦自是遇事無不極言淳祐二年除同知樞密院事先是當國者專權同列但押勅尾公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時相史嵩之雖外示涵容內甚忌之劉漢弼入臺劾右正言葉贊贊亦繼劾漢弼既俱罷獨寵閣職公言贊先被劾已為罪人尚處臺諫之推以為報復之地其罪尤重而反寵退復嵩之曰濮斗南

劉晉之小人之無忌憚者丞相何不去之乃復留要地
耶嵩之滋不悅俄除晉之諫議大夫四年正月除公知
樞密院事亦除李鳴復參知政事使公羞與同列而自
去公即日出関上亟遣中使召回且救諸城門不得出
公會太學諸生復闕留公而斥鳴復且併及嵩之嵩之
乃急遣其客劉械密約晉之輩併論公與鳴復公始得
遂其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拜公右丞相中外驩
呼相慶上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公
上五事一曰正治本謂行當常出於中書二曰肅官闈
謂官府當同出於一體三曰擇人材謂當隨才授任久
於其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四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
職武官閤衛不當為徇私市恩之地五曰節財用謂近
自上始而考封椿國用之出入求益筭楮弊之變更且
乞早定太子凡內降盡封還堂闕盡撥還吏部上求治
益急命宰執各條政事公條上十二事皆當世要務孟
珙久擁兵上流人疑其難制公戒以同心徇國毋以術
相寵駕珙感謝願效死不辭元兵大入五河絕中流置
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冀必取壽春公命樵揚鄂渚東

西策應元卒敗去計功行賞無不曲當軍士悅服公孜
孜體國雖疲疾不廢機務為相纔八十日薨年六十四
上震悼御札賜謚清獻公有令質以聖賢格言為實躬
行有田僅二頃平生不增尺寸室廬僅庇風雨自公未
貴人已比之司馬公上亦嘗以司馬公目之其後清脩
苦節身若不勝衣至臨大節貴育不能奪天帟候其出
處為休戚得政未及盡設施遽薨背識與不識皆相吊
失聲輻車所過聚祭巷哭其迹徃徃類司馬公時司馬
公承新法蠹民之弊可決裂變之一旦公秉權臣蠹壞

風俗之弊非一旦可變此其效為不同然司馬公受知
宣仁公受知理皇皆所謂千載一時乃皆天奪之遽志
士仁人所為掩卷於邑而不能已已者也前乎公為相
者李宗勉以清儉名後乎公為相者游侶董槐程元鳳
亦世稱善類其可相而堅不肯相者是曰崔與之

崔與之廣州人寧廟朝祥刑廣西除害雪冤不勝紀選帥
淮東首急邊防浚濠廣十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䟽
塘水為限創月河釣橋因滁陽山林創五寨結忠義分
維揚兵同習馬戰射又欲募民為萬馬社時相不果行李

全來歸公謂必有後憂劉璋潛以密劄取泗州大敗致
寇而欲和議公謂不可行時相皆不果從以召還會蜀
亂復帥成都尋畫護四蜀先是將帥以不協敗公至厲
以大義將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安丙納韃夏合從
之請會攻秦鞏韃夏夾約不立而我師敗公至諭以通
使當專介持書不可輕兵徑入而韃夏始不敢私有請
先是邊民歸附者疑不敢納公至鏤榜邊關開諭招納
夏自是上下相疑以至於亡他如增馬價而馬政始舉
飭閑隘而邊防始密初至庫錢數僅踰萬後至千餘萬

蜀知名士無不薦沔帥趙彥呐時最有名公獨察其必
誤事囑時相勿用之後彥呐竟亡蜀終公在蜀虜不敢
犯兵公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公虜謀知之即大入
公再爲一臨邊虜退乃還除禮部尚書不拜便道徑歸
廣州理宗即位除帥長沙辭帥江南辭除吏部尚書至
親洒宸翰以趨之皆力辭金虜亡朝廷議取三京公聞
之頓足浩歎繼而予祠亦辭廣州軍亂就除廣州序即拜
命盜甫平即解印辭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皆終辭至
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其事家居祠廩月才量受

數十千自嘗領鄉郡絕不復受凡俸餘皆以均親黨致
事之歲十月一日薨遺戒不得作佛事得壽八十有二
公之不作相天下至今高之公豈以不作相為高者哉
天下安危繫於邊閫或乃視為貨賂交私之地公卽准
帥蜀獨嘗盡心焉而不得行天下事已可知矣及金滅
韃興正國家當憂危之日反挑強敵以開厲階天下事
又可知矣尚何相為故傑然之材側然之心超然之見
近世惟公一人而已公豈得而辭者哉然則天下素所
望其為相者真德秀言論風采文行聲績獨重嘉定寶

紹間僉謂用則即日可太平端平親政趣召至朝正當
世道外降升安危之機略無一語及之乃阿時相鄭清之
飾其輕舉敗事謂為和扁代庸醫受責又以清之開邊
也建議御關卒以府庫不足犒賞事不可行殿前諸軍
質貸備衣裝無以償故閹延及州郡兵皆閹自是軍政
不復立公知貢舉事復喧罵出院除政府未及拜以疾
終又有將欲相之而不及相者袁甫端直廉靖駁歷多
惠政立朝所值時相皆鄉人前後無一語阿私於史彌
遠則言其老當還政於鄭清之則言其履其害民於史

嵩之則言其不可為相嘗因邊遽條上十事皆切時務
聞李宗勉薦為相上方欲相之會病終

唐璘擢監察御史首疏言丞相鄭清之用時文之才為經
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幣委政

厥子納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瑣瑣姻婭敢預邪
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為奇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

盍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自註邪謀之說讀之驚
人而世罕知其事嘗見

蔣峴尚書家子弟言理宗丙申四月乍暖飲糖霜水過
多致疾頓甚汪之道有異謀欲奉上為太上皇賈似道
聞之密告其姊貴妃轉聞上先事亟逐之或誅之凡其
黨盡屬蔣峴以它事黜之之道出入清之相府最密併

疑及清之是年秋宗祀雷變并逐之清之未必知其謀
璘之論及此亦風聞也之道惟謫居婺州終其身上寬
厚亦終不加誅又彈鄭清之妄庸誤國縱其子世昌移易公家

五十萬緡受殿帥王鑑十萬緡彈鄭性之懦而多私黨
庇姦庸彈李鳴復諂鄭損得薦迎合鄭清之得擢臺端

交結史賓午得登政府會杜範亦彈鳴復不行去國璘
遂七疏乞出而去王萬除監察御史會史嵩之自江督

師入相萬直論其不可不聽出萬為大理少卿萬即日
扁舟徑歸常熟縣寓舍五得除皆力辭卒致其事嵩之
敗上思其言手詔褒之賜田五百畝錢五千緡贍其家

洪咨夔除監察御史擊逐史彌遠貪黨居多會同臺王
定誣詆正人劉漢弼咨夔攻定遂與定俱出臺先是崔
丞相帥淮帥蜀皆辟之與偕行禮為上賓理宗立入朝
言濟王之死非陛下之心當國者志之輪對又言李全
必為後患遂鐫罷端平入見會蔡州以完顏守緒骨來
獻時相侈為盛事以薦太廟咨夔奏寒灰而認殘骸雖
離婁無所用其明况與強為隣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
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崇
政受俘之元祐獨不監端門受降之崇寧乎咨夔在嘉

定寶紹不合在端平又不合素行既高又文足以達故
一日入臺風采震天下時蔣重珍王遂郭磊卿皆入臺
有直聲劉漢弼再入臺攻史嵩之直聲尤著既沒上賜
贈其家如於王萬且謚之曰忠表其閭為忠諫坊凡皆
臺諫之賢臺諫國家紀綱所繫理宗能一一崇獎之四
十年之治多繫其力故敬錄其人如此然臺諫為天子
斥逐權姦使不得害于而國固專任臺諫之力也臺諫
為權臣用空其善類使天子孤立而國以危亦專任臺
諫之弊也臺與諫為虛位君子居之國之福小人居之

國之禍小人十常八九君子十無一二二者之分在為
天子用及為權臣用耳故天子以親擢臺諫為賢宰相
以不私薦臺諫為賢臺諫以不阿私宰相為賢臺諫官
本九品青衫一經親擢即權重宰相祖宗立法意果何
在柰何不問其人之賢否而一切任之乎不辨其言之
是非而一切從之乎理宗於臺諫之非其人者夜半片
紙時加斥逐故終理宗世國家無已甚之惡禍其人不
足以汙簡冊故不錄在法⑤臺諫不報謁士大夫而近或
遍發邊閫監司郡守書使曲獄私舉以濁亂天下在法
臺諫避嫌鄉郡而近或劾其鄉之郡縣長吏使子弟童
僕胥得橫行州縣在法臺諫搏擊雅奸不毛舉細故而
近或聽游士受賂之言取縣令振職抑豪強正稅籍者
率鐫罷之名月課使人才摧折根本大壞窮民反代豪
強納官至於重輸白納而無所諫凡此三者雖皆臺諫
末流之弊有能申明著之令甲亦非少補云

度宗皇帝立十年恭儉小心委政舊輔賈似道值年穀屢
登四方無虞似道益以驕肆遠違君父養傲西湖自號
羊閑老人而遙制朝廷之命不知昏天所以益其疾咸

淳十年甲戌七月上崩是年十二月元兵北渡國事遂
至於不忍言似道亦竄謫死矣初似道恃其姊貴妃勢
游狎博戲為市井無賴理宗知之不用史巖之薦權金
部以刻薄稱職得為京湖總領京湖財賦淵數似道復
倚勢重催一二十年已竭無納虛名之賦至斬吉州都
吏又逼主管官死之諸道官吏以性命故破產賠償益
川湧山積用以買譽遊士誇其有宰相度量得帥兩淮
又得帥京湖又得以宰執息數盡護諸道兵已未秋元
兵初偷渡鄂渚似道時以督視置司漢陽力未及沿邊

上下理宗皇帝每璽書痛責之賴印應飛守鄂諸上則
王堅守合州下則史巖之守江州前則向士璧守潭州
兵勢聯絡 不至旁出又賴曹世雄斷 彼浮橋於

涪州 兵中斷 元主蒙竒為王堅所挫辱憤死攻
我鄂州之首忽必烈者蒙竒從兄也聞之急歸謀立亦
解圍去方似道事急 嘗約議和已而往來鄂州與

共守戰嘗獲捷及 解去遂掩和議不言而自詭再
造之功又得奏凱歸朝正席廟堂為右丞相為平章重
事自此不復言兵唯日聚諛佞歌頌太平以實其欺元

遣使督和議則幽之不報將士賢勞江上者陳乞功賞則抑之不朽諸帥如曹世雄斷橋功第一則忌其功貶竄殺之印應飛向士壁則窘以城守公費昏殺之史巖之諸舅也廢絀之王堅雖賞功召還實亦置之閑地唯呂文德為之腹心與之表裏相私一切恣其橫似道舊歷財賦官中外孔眼洞知纖悉富郡使膏梁尸之而取其賂制司使淳謹代之而課其贏淮東監司利入甲諸路使制司兼之不置本司一官而盡籠其利以入已惟呂文德代為京湖制總備知其欺謾首尾故又一切恣

一其貪文德起土豪趙葵始擢之為將似道始結之為大將沿邊數千里皆歸其控制所在將佐列成皆俾其親職私人累其官至保傅換授其子師夔至法從貴亦至矣京湖兵在岳鄂王時額三十萬史嵩之初為帥時尚^{二十五}萬似道自為帥時尚二十萬李芝庭自淮東為帥時尚十七萬至文德減至七萬而掩取六十四州養三十萬兵之賦入為己有又用私人戴埴者名總領歲科降朝廷金帛錢楮三十萬瓜分為己私以至寶貨充棟宇產遍江淮富亦極矣揣分而言何啻大過然文德愚

鄙小民不識字每佯癡好無禮士大夫似道既入相文德自京湖口授人寫醜語罵似道不敢怒甚至初為郡不肯禮祭先聖罵其不曾教我識字容將陳故典力請再三而後從性尤忌功而貪寶初諸將既盡用文德私人獨曹世雄劉整才高不肯屈劉整與曹世雄同斷橋功成文德深忌之似道奪其功以歸文德貶世雄移整瀘州又使整之仇俞興帥蜀整虞禍之將及也大遣賂慶文德生朝乘其間亟叛歸任責圖江南似道又

素建議襄不必守已未之警有為白劉請棄襄者上封以

示似道似道奏乘此棄之無傷方似道至京湖首取善

守襄者高連歸其幕後劉整曰啗文德以玉帶紹于我

境白河開推場築土牆以護商貨且擇玉帶尤美者繫

使者腰以耀之文德受其帶又兼取使者帶使整得一

夜築鹿門城截我襄城於其城築之北大發兵圍襄似

道徐遣愛將范文虎救襄文虎又愚鄙不才多買歌童

舞女謳樂於郢上六年而不進襄破長驅凡前將

士之求賞不獲者皆解體時文德已死文虎呂婿也與

師夔盡帥沿邊將帥凡呂之親戚私人自大將夏貴陳

樂而下昏降似道復出視師見其然不敢發一矢而遁
國事遂有不忍言者矣方無事時嘗相葉夢鼎江萬里
馬廷鸞似道皆不與之推椎歸省吏翁應龍除王爚知
樞密院將相之燭不屑徹服泛海逃夢鼎諸人亦恥之
稍久輒力引去至無旨為相有陳合者檢陳故事淳熙
間相位嘗虛兩年有七月似道大喜相位遂久虛而合
以得峻擢似道晚年事皆仰成翁應龍似道所欲逐而
臺諫不敢任責者亦應龍為疏藁以付全臺似道敗應
龍伏誅凡倚似道取貨淫樂者皆誅

按東發黃公著續通鑑其中興大要本李公心傳繫
年錄與朝野雜記理度兩朝則公在史館多得於見
聞者文約事詳亦可謂良史矣夫理宗以支屬入繼
大統四十餘年君子小人更進迭用治亂消長固可
為當時之一慨矣至於度宗十年之政一則賈氏二
則賈氏在朝之臣無有以國事為言者襄陽被圍久
弗克救北兵駸、近在江左帝也迄罔聞知焉使宮
車晏駕少忍須臾其不牽羊肉袒為燕薊之俘囚耶
何至於孤兒寡婦而始嬰其禍哉公之作此書至賈

氏既敗而終其憂深思遠可謂至矣故其論宰相臺
諫邊閫之非人所以致強敵之憑陵者尤拳焉夫
公在咸淳德祐之際其所見所聞如此今之士大夫
處於至正之朝者其所見所聞當有甚焉想夫社稷
之亡山河之易未^及百年殆無有今昔之異者遺民之
痛其不至於慟哭而流涕者乎昔孔子作春秋昭定
哀之間多持筆公於理度兩朝其致意於世道之終
也深矣斯善學春秋者哉曰取而著之於此以為亡
國之鑒而其他有不能盡錄也歲在庚戌三月十四

日蒙陽生鄭真識

四明文獻集

程畏齋

後學鄭真干之輯

程端禮字敬叔號畏齋先生鄞縣人學于鄉先生果齋史氏上沂朱子之傳德望嚴重為一代師表東南學者多向慕之用舉者為廣德之建康平池之建德兩縣教諭歷信之稼軒建康之江東西書院山長用累考及格上名中書授鉛山州儒學教授秩滿以將仕佐即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所至興舉廢墜復民所占田其在江東文宗在潛邸遣近侍子弟來學賜

以金幣牢醴禮遇甚至在鉛山時鵝湖書院旁有道
觀偶至其處有驢跪堂前隙地既驅去默卜之曰地
下果有物驢當復至已而驢果來跑益力乃訪觀主
發得石碣十餘刻羣賢像曰為作羣賢堂既歸郡守
王无恭踵門禮請為學者師帥聞及旁郡講行鄉飲
酒禮皆俟討論而後定平居色莊氣夷善誘學者使
之日改月化嘗曰學問之道具在聖經賢傳真知實
踐則存其人尚勉之哉有進學規程畏齋集若干卷
行于世年七十五以卒仲氏端學亦克謹師法人以

此河南二程云

黃蘓庵

黃叔英字彥實號蘓庵東發先生之

聰敏絕倫經

史百氏之書過目輒成誦為文俊偉嚴麗意氣奔放
而卒歸於道朝廷既新貢舉法後進之士皆相率執
經受業嘗著凌烟閣賦以授門人岑氏其兄弟相繼
同進士出身而獨不能少自貶以授有司之繩尺訖
無所遇間用舉者為晉陵宣城蕪湖三學教諭及和
靖采石兩院山長終不克盡其材以死人尤惜之所

著有艮庵暇筆三卷詩文雜著二十卷年五十有五
子祖德能傳其業宦遊閩中以死

艮庵記

慈溪黃彥實少喜豪士漫遊故都見世所稱知名人率
脂常自保秘惋恨無可與語酒酣氣雄謂海寓方宴安
休明宜取天下事置念慮以入計畫否則搜扶險幽浩
然為萬里游遇不過命也未幾沂采石上漢江西游荆
襄歷觀用武關要荒榛廢疊有能言昔時得失益慷慨
自振而所見公卿大夫與夫布衣之士則皆與昔交游
者無大異於是治其居曰艮庵以自儆求記於予亟請
焉昔之養生者志專而若愚遺世絕俗懼其名之至也
介然以逸泊然以遊聖人憂之慮其器之不弘不足以
任斯道也然舉世之士樂同而惡異曲者嘗安直者易
危則寧直焉者斯近矣彥實智通於事物行幾於古人
視今世之艮者吾能言之草野游京師決臆裂皆不顧
生死詣廟堂求奇中書未出袖而利祿萌於中非艮也
鄉里稱任俠大言斷是非陰持短長以利己非艮也佯
不潔清詆罵排觸而私有揣摩問之而若撲即之而彌

汙若是者又其侶而靡者也彥實先大夫文節先生為
史館官咸淳上殿論浮屠不宜入禁掖度宗大怒手詔
出國門未幾貳守桐江與宰相兄子爭事卒易他郡
無以易此矣古之君子事至而名隨人棄我取自謙之
道也聞彥實居山中閉門讀書書益不妄交求古聖賢推折
困踣之本發而不可犯者養之至也予歸里驗其言斯
知之矣延祐五年夏四月越袁記

金華黃先生銘其墓曰潘異時與彥實遊彥實稱天
下文章鉅公知我者唯伯長文清袁公而文清之言
如此則彥實所存可槩見矣銘曰物之不齊雜糅錯
出惡妍喜媿千古一律德人天游不物於物尚無有
已孰為得失

金華黃先生潘銘其墓曰四明之學祖陸氏而宗袁楊
其言朱子之學者自黃氏震史氏蒙卿始朱子之傳則
自晏氏淵大陽先生某小陽先生某以至于史氏而先
生承之黃氏主於躬行而史氏務明體以達用先生素
有志於當世惜其仕不大顯故平生蘊蓄未克究於設
施而私泚諸人者不為無功於名教也銘曰大道孔夷

聖賢同趨政靡俗裂師異指殊真儒有作乃發其節先
生之傳遠有端緒左規右矩蹈夫人中居之以寬休休
有容道之將行夫豈弗仕委蛇進退時行時止志局于
位厥施未豐惟其教思垂于無窮門人謁辭論譔遺德
畧於方來永有矜式

杜孟傳

杜世學字孟傳本劉氏子世居西蜀有諱淫者顯宋
元豐間諱光祖者與朱文公上下議論不容於時仕
至侍御史其孫諱仲文則其所自出也自幼侍父來
明遂沒奉化州杜氏為宋從事即諱夢冠之孫元建
康路南軒書院山長諱裕之子為文精緻淵奧無繆
悠之態試補慈溪縣學教諭轉本郡學錄陞學正秩
滿累遷石門洞鄭山西書院山長延祐改元詔以儒
職試吏浙東帥闡辟為令史三年累其勞以聞勅主

丹陽縣簿卒於官年六十有七文集若干卷藏於家
有子三惟易能傳其業士大夫論其行治者以其儒
而文吏而敏臨政而斷云

雜著

元帥府上梁文

伏以統七郡之名藩允屬禮樂詩書之帥作千楹之廣廈
必資棟梁柱石之材一新大闢之精神頓聳列城之耳目
瞻惟海服首重瀛壖天台神仙之居在其肘腋會稽東南
之美為我喉衿領瞻中州九斗之城聯絡古括少微之野
金華起石昏境內之山川太末欄柯同壺中之日月又况
洪濤大浸之外無非異言殊服之鄉椎髻卉裳偃蹇於明
珠大貝之城雕題黑齒出沒於腥蛟怒鱗之中淵是雖兵
鈐將畧之精實藉方伯連帥之量
帝咨岳牧居多允文允武之賢位列星辰克稱來旬來宣
之職上幕集珪璋之妙選六曹駢杞梓之良材迺崇議政
之堂聿重建方之地翬飛跂翼必壯麗以示威龜協筮從
雖經營而勿亟望天闕而衆星拱北聽官治而厥位面陽
殖其庭覺其楹于以助雷勵風飛之勢道以德齊以禮庶

幾懷父母^生鞠之恩共舉修梁敢陳善頌

拋梁東太白嵯峨紫翠中十大蒼龍峙頭角扶桑日出
海門紅

拋梁西萬里朝京步武躋水閣山低躡席避十行詔下
紫金泥

拋梁南秀色金莪染碧藍朱雀文明從此盛曙霞光起
赤城嵐

拋梁北江水回環深莫測舉頭咫尺近天顏玄武門高
雲一色

拋梁上合璧連珠圍玉帳棟梁不動穩如山任取海天
風雨壯

拋梁下合集慶成飛玉笋黃雲割盡稻苗青鼓腹謳歌
人滿野

伏願上梁之後雨暘時若年穀順成鯨鯢靜而介冑長閒
狴犴空而桁楊不用民康物阜見鳳麟藪效之祥主聖臣
賢慶龍席風雲之會

鄭蒙隱

鄭芳叔字德仲號蒙隱先生以范尚書族子來為國
子進士登後祖鈞宋直承即鄭丞相禮為賓師承直
監平江百萬倉倉西隨侍左右承直卒官奉柩歸葬
盡禮值宋亡內附遍遊先朝遺老之門博學廣記家
貧無書假與篇秘笈躬自繕錄積之數十百卷為文
用理為質不事浮辨援筆立就開門授徒從之遊者
常數十人經其教指昏繩，有師法兩為郡學教導
都元帥趙公慧所敬禮常為設廣厦座延入闈府聽

本為

其講說不倦平居敦厚嚴重以道德自尊而尤篤倫
理宅心處事多人所難者晚得署本郡學錄未上年
六十九以卒

記

浙東道重建樵樓記

浙東凡七郡明瀕海世稱險阨昔每借重大臣建華旌樹
高牙以控制焉丞相為制置使遺績猶可攷 聖朝立浙
東宣慰使始建闔于越繼遷處遷發大德癸卯詔宣慰司
都元帥府治於明鎮撫海服視昔有加重府前有門門有
樓五季末錢鏐奄有吳越徧望海軍宋建隆改奉國軍中
置刻漏簽判許克昌記之王安石宰鄞作蓮漏銘歲久樓
壞至元甲午合剌斛公以左丞領浙東宣慰使嘗一新之
及帥闔迺建映照嚴密卓為巨鎮比歲毀於燼府事繁未
暇復延祐庚申中奉大夫阿里密吉兒公中奉大夫趙慧
通奉大夫牙安的金公為宣慰使都元帥中議大夫德奇
公同知宣慰司事副都元帥中順大夫趙公孟林中大夫
沙的公宣慰副使簽都元帥府事承德郎都事程良佑提
控林天麟畫諾謀猷公道明于星日田穀稔民風淳軍伍

慙且睦興利除害彙焉詩書禮樂之盛一日會坐帥正堂
都元帥趙公目樓之故址曰帥府立于明政以溟渤東浸
雕題卉服之出沒樓之臨鎮尤大今樓毀址且壓非所以
崇保鄣也不可以袖手言未既僉曰適咨本道呈行省是
其議移文發公帑俾本府令史劉自源慶元路達魯花赤
合刺甫沙判官葉同孫董其事曾不踰時贊佐勇協郡官
僚効其勤剪荆棘於方楹起木石於既廢巍檐傑棟燁乎
凌空如翬之飛龍之驤巨鼇負而巔也凡昏旦之判角焉
而玉龍嘶鼓焉而靈鼉震晝警夜直外捍內維莫不肅然
應令其開寤人心振三軍之氣非遊觀比恃波濤以行險
者莫不心懾而影執掌漏者處於斯抱閤者聽于斯天時
既叶人事亦靡忒是役也經始于是年秋八月落成于明
年改元至治春二月介農隙而不妨民時其費也官捐楮
一萬五千緡翕然如子來者唯恐後故民不知勞而輸真
在前吾夫子曰敬事曰愛人曰使民以時厥今見之凡來
游來觀咸願磨貞珉以傳不朽屬某為之記辭不獲故為
之說曰元帥公皆柱石臣也即日相天子燮陰陽不動聲
色措天下泰山磐石之安則功在社稷澤施黎庶一樓不

足以觀其志也雖然樓成而人見海之宴不見海之險金城千里所以蕃屏皇家茲本原之大者不可不書至治改元重光作噩夏五朔日記嘗先生訓道郡學元帥趙公命為之既成乃以教授吳廷獻署名而刻之

序

鹿鳴燕詩序

代俞教授

鹿鳴小雅第一篇與四牡皇者華君臣燕樂之詩非常布之可聞也然古人所以作天下之士氣成天下之人材必於是盡心焉雖有不可聞及論秀而爵之官之則賓乎

燕且教矣學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蓋為始學者習之迺勸之以官也歌於鄉飲酒間不作惟士與鄉舉者一大比必一大合樂故夫解袍褐而取青紫去螢窗而沐恩鳳池者彬焉恭惟聖朝設明經德行科以興賢能越三舉見慈溪有翁傳心未聞鹿鳴之有樂至治癸亥天詔飛雲省闈列棘余以文學掾與約考事充賦而至者其寸鐵不持非實學不可也江制內合三十一路近二千餘人以二千餘人之眾而有二十八人之限亦難也已况以三十一路之廣而郡不薦一人則媿焉是尤難者也以斯二

難而明一舉一舉凡三人曰薛觀曰程端曰史駒孫非老成則英偉也上下官府與卿士大夫莫不為四明有人喜為其得人賀其亦文獻之緒晦斯明否斯泰余何歌哉時大元帥馬某建高牙聞泣大闡亦為之動容迺叶同寅命僚佐會本路提調官蔡公置酒於學歌鹿鳴以榮之古人勸學者以官之意炳焉煥焉嗚呼此作成人材之一大機括也非元帥公敦詩書說禮樂相尚以道孰肯為士類伸眉乎是不可以不記朋友間相與作歌詩頌其實用錢諸梓為采者勸某備員于茲且躬歷於其間聊為之序由此而踵芳躅光前脩者當不一鹿鳴之詩古人不得專其美非但為四明賀又當為天下賀也

胡子才生挽詩序

人之生也豈徒然哉鷄鳴而起惟懼夫為善之不如舜坐以待旦惟懇夫所思之不如周公孳孳焉矻矻焉而欲聞天性之道豈曰無補於世而徒至於死乎夫庶人曰死死者消澌之義人之死固有重於泰山者有輕於鴻毛者苟有得於已無媿世_于人雖使死何所諱哉僕枵卧雪底瞠目而矇然搔首而蕭然且半死矣猶戀戀求活於殘編斷簡

客以病問言及死輒不樂蓋懼其無以為死也子才胡子
一日示大篇深疾夫世之諱死先死以索銘誌詩歌辭意
卓越一掃愚者之惑真達人也哉雖然人能死死不其死
使千載之下生氣凜焉耿光炳焉不諱之固也或者喏焉
就朽誠與草木無間而亦曰我不諱僕則未敢聞也昔原
子思非孔子之謂病孟軻氏嘗謂死亦我所惡二賢者豈
欲後世之長生哉道之不行身之未脩心固未之許也不
然生而不泚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其夭為是文者其
誰宗之耶周子曰原始及終教知死生之說張子曰存吾順
事沒吾寧也子才其得之否乎倘得之矣則生芻一束僕
當先衆人以往挽歌辭易易也或猶未與歲且百古人不
可以為死吾子才亦不可以為達生也雖然有窮理盡性
之學則有樂天知命之論可與語此者亦寡矣哉

論

論尹鐸

上下之間難乎其言也下之言不合乎上之意則上之言
亦不契臣下之心則言亦徒言耳况使之治邑而有所請
乎夫晉陽之行重在保障而輕繭絲此尹鐸之本心然未

知簡子之意果在保障否乎嗚呼在尹鐸亦難乎為言也
吾觀尹鐸之心若曰吾之心雖在保障然使吾強之曰當
為保障也則賦欽者國家之利用况在戰國好利之世乎
安可舍彼而取此吾之心雖不在繭絲然使吾媚之曰當
為繭絲也則藩籬者國之急務况在戰國相攻之世乎又
豈可輕彼而重此于是乎一問而兩開其端初曰以為次
曰抑為此言一發簡子之意其在繭絲乎其在保障乎從
違兩端來往胷中吾不知尹鐸於此時為何如也然使簡
子不答之以保鄣而答以繭絲則未必免缺臣子之望吾
恐鐸之志於是乎荒矣晉陽之行何以見其本心也耶何
以施其善政耶幸而一語之發切中其心捨保鄣哉三字
之外他無枝辭心心相照如印之圈鑰之戡也至此則尹
鐸得遂其志矣是故他日之損戶數者下非上之言則不
安后日之屬無恤者上非下之言則不信也嗟夫一問之
間上能從下所請下能遂上所欲則亦兩難也哉漢宣帝
用龔遂守渤海而遂問之曰將勝之耶將安之耶遂之意
豈不曰以宣帝英明剛斷之君勝之可也以渤海難化之
民安之可也持可否於胷中角安危於言內是又難乎遂

之言也而帝以將召賢良欲安之也為若遂賢良也而豈好為異事者哉至此則遂之心得矣吾故謂一問而上下之心兩得者自古所難以堯舜皋禹之間獨有吁咈而未嘗盡都俞也况戰國歟雖然鐸之往也雖能領君命而去使其惑於繭絲之利而忘前日之言則未能減數也亦未必能寬民也是簡子之望又孤矣安有所謂他日之沉龜產龜民無叛志之效耶尹鐸問簡子而果為晉陽之保障龔遂問宣帝而果安渤海之梗盜不惟能言之而又能行之此夫人之所難能者故曰言之非難行之惟難

讀五處士傳

有不屑進之士有嗜進之士何者一介之士隱居不仕人各有志此特其常至於律已勵行有非常人所能兼盡者則時人見慕時君起敬亦必異於常人矣漢桓帝時徐穉姜肱韋著袁闕李曇海內列名曰五處士處士者不屑進之士也一旦陳蕃並薦之于帝帝以玄纁安車備禮徵之而五士皆不就姜肱獨蒙帝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蓋久聞其有異乎常人之行不欲強起之而欲圖畫以識其面耳愚嘗夷考其人矣若韋著無他可稱甚而隱者恥之至

如徐穉之慕儉義遜袁闕之苦身修節李曇之事母恪謹
固皆名聲昭於一時然不若姜肱之能兼人所不能也何
則孝者人所皆能而肱則既孝而友死者人所共惡而肱
則更相爭死錢物衣資又人所共欲而肱則悉棄與盜無
衣也則不言見還也則不受盜之幕客果何如人而亦稱
以賢人見曰微君嗚呼肱也一匹夫身降名盛望果孰與
之齊驅並駕哉天下之人慕其為人天下之士學其為人
在廷公卿亦夸其為人則當時之君聞其名而想見其人
亦有日矣陳蕃之薦安車玄纁吾知其壽為姜肱而遣彼
四方者特以蕃並薦不欲却去爾不然彭城畫工之下奚
為獨圖肱而不圖他人也吁士之隱居如肱之趣敬於時
君者如此吾知其絕無而僅有也惜乎不能知其心而有
以遂其高耳以堯舜之君猶有巢由之臣胡不任其自然
而欲薦之耶薦之者果欲使之何如也殊不知肱也浮雲
富貴泥塗軒冕豈以薦舉利祿為榮哉當其時也苟非陳
蕃一開薦口安車之後圖形之下烏得而至及其徵而不
至也畫而不見也使一時人君怒其違詔百司舉奏加罪
肱其如之何幸而桓帝推尊德樂道之急手筆下詔且曰

許由不屈王道為化夷齊不撓周道不虧州郡以禮優順
勿失其意使得壽終於家論至此則知微桓帝不能遂姜
肱之高微姜肱不能成桓帝之大其猶光武之於嚴光也
歟

讀唐藝文志序

愚嘗觀唐之文藝一序矣言詩者八人而載之文藝傳者
僅杜甫李白李賀李商隱而已而白居易杜牧元稹劉禹
錫乃見之列傳夫詩亦文之一藝也既皆稱其能詩則並
載之可也何獨靳於四子耶吁吾得其說矣蓋以文擅名
者君子當論其藝之高下以材見用者當較其行之優劣
以文擅名甫也白也賀也商隱也以材見用居易也杜牧也
禹錫也元稹也夫杜甫自唐元宗朝奏賦三篇而文名著
天下詩史之名後世傳之李白以謫仙奇材而名撼長安
援筆成文時人莫及此二公者藝之不可企矣至於李賀
幼歲作文高軒一歌諸老先生之所驚嘆者然天不假年
名不逮李杜矣商隱之文瑰邁奇古香車寶輦之句至今
響人牙頰而名猶劣於賀此二人者藝文在其次也居易
雖以文章致身然以諫諍得君中途擯斥特寓意於詩酒

耳然其完節自守終不遐倚則人所不能者杜牧為御史
諫官不阿及山東三策果有奇功曰不平從元之爵位而
放意於詩酒耳然其剛直奇節殊不覈：則人之所罕及
者此二人者吾甚為可取者也元稹少年意氣元和詩體
固為一世絕唱然傾亂國政用姦飾偽相位有忝朝野輕
咲未可以為行之優也禹錫詩豪自高說有神護雖為當
時巨擘然褊心多忿怨望訕國又可以為行之優乎論至
此則此四人者不入於文藝一傳者誠是也嗚呼唐人之
能詩者多矣豈止八人而已哉抑八人者誠以為一世之
冠與然詩固冠眾也如元稹禹錫豈當列于諸子耶若然
則四人之不入於列傳者亦當以行論也蓋文藝者將以
序文之高下列傳者乃以考行之優劣不敢以詩人品題
之然文藝之中惟少陵老翁流傳世間膾炙人口多正而
不謫愛君憂國之意終始不變列傳之中香山居士不激
不佞醉吟風月之懷洒如也餘子皆在下風矣序文藝者
皆謂一世之冠愚謂二人者獨為諸令冠

讀漢二廷尉傳

民不難于治也而難于服也蓋治之者平之以法者也服

之者感之以德者也。以法治民，輕重皆得其當，其效止於斷事不枉而已。以德服民，曲直自知，其罪不惟服於公罪，亦將恥于為非矣。况夫民至無知，以法平之，且有不服，安能自定其曲直哉？夫自三代以後，立人之朝，析圭擔爵者，每溺於功利之習，而古之良法美意，泯不復聞。非惟感民之心，使之自服者無有，而治民之事，使無不平者亦無有矣。漢之廷尉，若張釋之，于定國者，一曰：天下無冤民。一曰：民自以為不冤，吁！天下無冤民者，效之淺也；民自以為不冤者，效之深也。何則？釋之為廷尉也，大抵多據法以斷民之事，法當罰金則罰金，法當棄市則棄市，則罪以棄市，未嘗浮於法而誣民之罪，民之無冤可知。此蓋徒法以治民，而未能使斯民之心自知其冤不冤而心服之也。若於定國傳於無可攷之事，時無可觀之政，徒有曰：平法決疑之後，又能哀鰥寡，馬輕於疑罪之際，又能加審慎焉，若平也。若哀也，若輕也，若審也，皆此等德化于治民心，民益以己不犯之矣。猶有不獲己而犯之者，而事之曲直皆能自知，一時罪責之加，欣然悅服，不惟我之法當於彼之罪，而彼之心亦自服我之法，稱其民自以為不冤者，蓋在是矣。嗚呼！

呼奉法以治者但患不能感民之心使之知其服身苟能使之知而服焉恥心自生何慮其為惡哉是豈非治不難而服為難也與然而二人皆漢之良吏固不當置優劣之辨但釋之不免於徒法而于定國則法之中又有德故其効有淺深耳

未完

代總管府賀皇帝赦表

伏以萬宇同文丕仰乾坤之造九重頒詔誕施雨露之仁壽衍基圖澤均臣庶恭惟皇帝陛下簡寬御下精一執中齊七政之璣衡益躋聖敬舞兩階之干羽永建治功生意昭融頌聲洋溢臣等職司撫字躬謹旬宣薄歛省刑藹寰區之歡抃尊君親上慶寶曆之延長

代市舶司賀皇帝赦表

伏以皇元啓運開有國之丕基帝德好生孚揚廷之大號邦家盛典朝野歡聲恭惟皇帝陛下恩治群情功承累聖采薇遣戍武威遙定於四方棧樸官賢文教誕敷於重譯霈乾坤之惠澤集宗社之禎祥臣等濫綴舶司阻陪陞賀喜騰侯甸實同億兆民之心春藹宮闈茂衍千萬年之壽

代萬戶府賀皇帝正旦表

伏以鳳曆頒春際三陽之交泰龍墀開曉會萬國之攸同
喜溢乾坤和薰朝野恭惟 皇帝陛下聖神廣運睿知有
臨載揚木鐸之音教新敷治祇奉耕觴之美禮謹承顏適
迓昌辰茂膺景福臣等身縻小壘心戀上京班列千官賀
阻陪於文石情深三祝願齊効于華封

賀皇太后歲

伏以雲開華旦轉一氣之洪鈞春藹慈園介萬年之景福
臣工交慶宗社迎祥恭惟 皇太后殿下性稟徽柔躬行
節儉詞載歌於周頌德著思齊禮重舉於漢儀歡怡長樂履
端伊始受祔惟新臣等叨守小州欣逢盛旦情馳楓陛阻
綵伏之班喜溢耕觴緬想瑤池之會

賀皇太子

伏以寅杓啓序肇開泰長之陽甲觀儲祥茂介震亨之福
慶流宗祏喜溢垓垓恭惟 皇太子殿下性稟忠文德全
仁知春近上日聿新正始之書光應前星載迓重輪之贊
益隆國本丕衍皇圖臣等叨牧小州欣逢盛際滄溟煙縵
班莫造於鵷趨青禁雲高情倍隲於鼇抃

代元帥府賀皇帝千秋節表 二月初六日

伏以黼座雲明煥前星之彩現青宮春永新大電之祥開
世運增隆民情胥附恭惟 皇帝陛下繼離作哲主震得
賢務擇術於聖人庠闈教闡先正本於天下鶴禁恩垂瑤
枝茂葉奕之輝實歷著清時之治臣等濫叨闈寄欣際邦
榮日表當陽碩覩重光於億載乾元臨御誕垂一統於萬
方

皇太子牋

伏以春藹東宮慶衍虹流之瑞天開南面喜迎龍御之尊
宗社丕基臣隣盛際恭惟 皇太子殿下令姿仁孝茂德
淵冲位正前星增清光於日月禮隆儲禁定大本於邦家
誕昭聖世之祥式副寰區之望臣等幸瞻輝潤濫與旬宣
春殿熙和共上千秋之祝皇圖溥博永延萬世之傳

代元帥府賀皇帝建儲表 恭定元年六月初五日

伏以綸言日麗煥典禮於九重玉冊雲明示綱常於萬國
鳳闈慶集鶴禁祥開恭惟 皇帝陛下神聖武文聰明睿
知儼天位正敦風化以厚人倫繼體德隆崇基圖而定國
本合臣隣而底績聲野以騰歡臣等叨帥瀛東馳情宸北

乾至健坤至順永觀清寧星重暉月重輪均資臨照

賀皇太子牋

伏以龍御尊臨玉冊恩深於湛露虎闈德茂璇霄光著於前星道統正傳朝儀盛典恭惟皇太子殿下神姿聰睿聖學緝熙監國撫軍偉皇綱之益振問寢視膳美天序之克承重增日月之華大正邦家之本臣等職縻帥聞心拱儲宮萬邦以貞允副明離之位一人有慶永瞻主震之賢

代元帥府賀皇帝赦及聖壽節表

伏以天頒紫詔聖人當龍御之尊雲擁黃旗華渚應虹流同文行同倫

代元帥府賀皇帝改元表

伏以乾元啟萬化之端肇開寶祚泰道衍一人之慶氣洽元音六甲之景運同新億載之洪圖滋久恭惟皇帝陛下武文夙備神聖挺生妙易俗之機械垂世立教大興邦之基本治歷明時合區宇以沾恩普鈞陶而更始臣等職縻蓬海心拱宸龍帟風雲喜囿唐虞之盛爲魚上下儼觀天地之初

代元帥府改元表

伏以乾元大一統之仁肇承寶祚泰定開萬年之運誕著
玉音與六甲以同新中兩間而臨御共惟 皇帝陛下武
文夙備神聖挺生治歷明時永興邦之基本垂世立教妙
建極之紀綱合稟宇以沾恩普鈞陶而更始臣等職縻帥
闡心拱宸廷君明臣良幸際唐虞之盛民繁物阜茂迎宇
宙之和

代萬戶府謝皇帝頒行銅錢表

伏以乾造神機有大生財之道周官圜法鼎新富國之規
和氣春融頌聲雷動恭惟 皇帝聖神平治仁義鈞陶地

之瑞璿源慶衍寶運祥開恭惟 皇帝陛下神聖武文寬
裕剛毅接一統皇元之正宇宙增明啟萬年甲子之春乾
坤並壽寰宇均沾乎睿澤邦家茂顯於昌期臣等縻迹東
藩馳情北闕千官鳴玉陪宸陛之班百拜奉觴隄上華
封之祝 至治三年二十八日赦到二十九日聖誕

元帥府賀皇帝登極表

伏以元龍御極大皇天一統之傳萬象光昭新寶祚億年
之運風雲齊慶日月增明共惟 皇帝陛下文武聖神發
強剛毅修齊平治儼祖功宗德之存朝觀謳歌信天命人

心之定嫡緒魏，而有赫皇圖奕，以益隆。竊迹即垣
馳情侍列撫瀛東而瞻瑤闕阻效鳧趨拱辰北以拜璫璇
第深鰲杵

代元帥府賀皇帝追尊表

伏以寶位端臨注宸心於報本綸言渙示顯盛典於追尊
祉光貫乎古今達孝超於宇宙共惟 皇帝陛下剛健中
正獻知聰明思先王而祇述 孝思丕著有天下而恭

歸皇考子道增隆合朝野以輝騰

親侍臣等職

縻東瀕情拱北辰一理流行乾稱父坤稱母萬邦欣抃車
上流錢浩，貨源之溢日中為市魏，寶藏之儲茂對昌
辰聿興盛制臣等迹縻柳戍心戀楓宸母子相權衍利源
之豐阜軍民有慶樂聖世之太平

代市舶司謝皇帝頒行銅鈔表

伏以綸言渙發開天地之洪鈞寶藏豐盈足國家之大用
歡騰區宇富衍基圖恭惟 皇帝陛下利物及民生財有
道制新鼓鑄妙通母子之權義重懋遷和集神人之慶率
有圜法丕應昌期臣等縻職南琛馳情北闕貨源演迤合
庶類以周流邦計阜昌歷萬年而永久

疏

重開聖像碑疏

大成聖像舊有碑刻立於本學成已齋前茲欲重刊辱相與成事幸甚

伏以仰夫子後天之聖萬世猶生問諸侯泮水之宮四明爲盛雖神道之教無在不在而明德之盛非馨惟馨昔者翠珉冠劍之容儼乎黃卷聖賢之對具禍以盡不顯亦臨荷天相於斯文幸家藏於善本青銅尚許萬選貞石便可重磨矜佩諸生得遊聖門詩書一世誕開文治豈異端專有事於象設而學者不自重於燕居其卽也溫勿聽之貌吾儒宗主目所擊皆道所存盛德形容貌之勤卽心之敬毋嫌閑聒便請大書

修岱山書院疏

伏以車同文行同倫實天下風雲之盛際黨有庠遂有序迺人心日月之耿光岱山僻在海島書院設自省家粵若一炬於干戈僅爾四楹於荆棘論出納則田無塊土問過從則士不教人鯨浪澎洶鴉林荒落我瞻他道具有宏規孰謂斯文曾無敏手成裘得於駘腹平地可以爲山事有

廢則必有興言不難而亦不易緬思大比更肯旁觀欲收棟梁榱桷之材敢借泉布刀金之助宗廟之墻數仞孰不知聖道之為第子之祿尊方鍾吾且見國人之有敬惠徼助睽共睹落成

翔關王疏

伏以為柱國為關王吾聞其人亦聞其語當封侯當廟食必有其誠斯有其神偉哉關將軍之英靈起自蜀先主之意氣黃忠不可與之同列顏良其敢共爾爭鋒號猛冠乎一時正直行乎牛載奔樊城之騎可柰何哉斬池之龍凜如生也忠肝義膽何日可磨風馬雲車無處不在以元帥當建牙之地可明神无獲視之文有貴公發心以施金就城隍命工而立像神功非細陰佑維多大刀之光恠冲天誰非恭敬持手之留題到地幸勿遲疑

文

明倫堂上梁文

伏以誦魯侯在泮之詩聿新治化觀孟子明倫之說蓋聳基圖爰涖木石之材用展工師之度維司徒之掌教實髦士之攸宜念致君澤民之待其時必從師取友之有其地

於焉講習及此賓興恭惟 聖朝誕敷文德五常入行孝
弟之訓是先一札十行寬大之書屢下龍節每加於勉勵
熊轡特切於主維廼啟華居式還舊貫將使德行道藝之
士如聞金石絲竹之音分臯比之半者身率以從隨馬首
之瞻者志同而助上棟下宇開廣廈之萬間左圖右書發
微言於千載殆天所相不日而成敢陳薄伎之辭庸贊修
梁之舉

拋梁東東望滄溟際碧空簷外光華生曉日坐中色笑
總春同

拋梁西西望迎恩下紫泥况澤正秋因友說文章万丈
吐虹霓

拋梁南南斗文星薄翠嵐禮奠前瞻輪奐美道存目擊
許誰參

拋梁北北辰居所天中極人人自重起儒風世世相傳
蒙帝力

拋梁上上有雲霄岳甲帳山川鍾秀毓英才規矩誨人
宗大匠

拋梁下下視鱗鱗環萬瓦佩衿雜還會群英風雨併懔

知大廈

伏願上梁之後儒家崇重師道尊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盡學問辨思之益爰居爰處爰笑爰語遂藏修遊息之宜
藹三代之餘風為四明之盛事

儀門上梁文

伏以諸侯之學泮宮體閭闔九重之典制夫子之墻數仞
倚宗廟百官之威容舍其舊以圖新有諸中而形外棟隆
吉叶士論歡騰仰惟元聖之祠實用素王之禮欽以天朝之
嘉重居然明校之作新邃殿巍與畫翰與鞏飛之美高閣奕

奕陋規模草創之初將聳觀瞻宜更制作承康車之指畫
藉總府之綱維宗廟之木各得其施繩墨之工不愆於素
乃消剛而命卜爰書績而告成朱扉啟闕於陰陽畫戟森
嚴於左右容大扃之七介列鼎充庭開廣廈之萬間升堂
入室古昔謹降神之地春秋嚴釋奠之時於典則隆其儀
不忒敢鋪張於善頌庸贊舉於修梁

拋梁東曉日初升耀碧空聲教遠漸滄海闔洞開重戶
挹光風

拋梁西偃武脩文正此時榮戟光開門外道朝來爽氣

與天齊

拋梁南洋水芹香晝日酣共說諸生敦禮讓青春濟
集冠簪

拋梁北宸極踰瞻天咫尺羣儒論說似儼徐待詔終為
金馬客

拋梁上萬古斯文天所相魯山巖石鎮魏道化風行
人仰望

拋梁下噦鸞聲聯駟馬坐令矜佩接圭裳風雨旡
游大廈

伏願上梁之後聖闡淵深皇圖山華乾坤闔闢兩儀闕元
化之機日月光華萬載應文明之運豈云小補真集大成

元帥府鼓角樓上梁文

伏以一道大闡建旌旄鎮淞左之江山百尺樵樓嚴鼓角
報人間之昏曉偉觀軼風雲而特起群瞻煥日月以大明
瞻我瀛壖冠於海服地望三島十洲之勝人煙二州四縣
之蕃會稽挺秀異以送迎天台輯神仙而拱挹金華起石
與五斗城映帶後先太末爛柯會少微山環臨左右實壯
我齋鈴之部曲皆同吾掌握之指揮宜接踵以來後可立

談而景向况方伯連帥之重統諸侯庶務之司來宣有文
奮威有武爰觀守壺之所乃嚴徼道之司舒中丞梅曲之
句相傳王荆公蓮漏之銘尚在參同僚之婉畫奉行省之
明文龜策選竒般垂獻巧杞梓珪璋之產各效星馳棟梁
柱石之材不謀雲集經之營之而成不日至矣美矣而若
登天帥府增威侯藩改觀一夜二十五點。是風調雨順
之聲七路百千百家家。有海晏河清之頌庸陳未伎敢
進歡謔

拋梁東百姓三軍壽域中聲透玉龍開萬戶一輪霽日
海門紅

拋梁西咫尺天班雨露低魚躍鳶飛生意足舉頭聖詔
下金泥

拋梁南海上千山擁翠嵐雲影天光相接處政聲密與
化工叅

拋梁北百萬貔貅森衛國主聖臣賢天下平武備中間
總文德

拋梁上棟宇巍。風雨壯列城萬雉逼秋雲畫戟森嚴
熊虎帳

拋梁下鼓腹謳歌人滿野
曉風旌節候元戎
列衛雲屯嘶萬馬

伏願上梁之後聖壽天齊
帥垣山拱晝夜陰晴時刻定
玉漏分明詩書禮樂治功新
金城鞏固民生娛樂歲事豐登

告社稷風伯雨師文

泰定甲子教授相委六月廿九成三十日告大雨下

天生五穀斯民命脉之係
曰維雨澤雨有不應曰用龜
辨穀有不成民用困厄社禩
司土惟穀是務稷神司穀惟
土是主風伯司風萬物鼓舞
以潤以長雨師司雨旱乾變
置鄒孟訓語恒若谷徵箕疇
攸著粵若四明之郡實為片
鹵

之區長江環枕於左右水泉
非可以久瀦十日或至於不
雨旱虐即為之可虞連歲以
來艱難備經或旱耗於穀之
將實或風挽乎穀之已成民
以甚負治以未平滿望今秋
之一熟粗扶民業之生入春
未幾好雨知時稼禾興茂
喜溢四壻孰謂六月而逢旱
魃水既涸而土欲焦天愈高
而日增烈其等濫司郡宇同
作民牧遍走群望未獲沾沐
乃民日困多稼日悴慮芋餓
之莫追又荒歉之胥會且祈
且禱是憂是懼豈公道之有
卑抑私情之有阻豈民冤之
未雪抑吏奸之未去豈已德
之不廣抑神事之不舉咎在

已時信為可懲虐及黎庶端有足矜用擴允悃仰叩至仁
望責及于不職之官吏免殃及于無辜之人民早施膏澤
淨洗炎氛使田里沾足而百穀有成使官府胥慶而民事
欣欣不惟上下流通成底於治而社稷風雨亦可安壇廟
而妥其靈拱伺霽沛靡定披陳謹告

按此文先生舊藁自註既告而雨下其哀懇直致無所隱避而當時為民牧者復能受而用之則其一念之間足以通乎神明矣雨澤之應見於俄頃豈偶然哉夫人事感于下則天變應于上天人相與之際微矣近古早璞之來長民者不肯深自咎責區區禱祠之末直以應故事而已執筆之士為之辭祝者又復委曲隱護而不敢盡其情焉其何足以銷變哉異而致祥也即以先生為郡長者籲神之辭如此錄而傳之固不以其文也

詩

七言律詩

送思齋 萬戶

幾度携詩叩碧油
轅門如水浸清秋
筆端颯々悲風露
鈎氣英々貫斗牛
平野稻梁多集鴈
長江波浪不驚鷗
遠人唱徹東溟路
載得恩風滿去舟

壽宋經歷

南極長光照七城
玉垣幕府坐人英
道心一片梅花白
詩骨千年冰玉清
山色倚闌朝湧翠
潮聲隔枕夜潛鯨
斯文

壽脉功名大歲，燈前話太平

賦菜詩

梁肉人間夢寐空，塵箴猶得誦涪翁。一簞樂意蓬壺足，五
畝生涯芥粟同。剪韭未能忘夜雨，羹藜豈必待秋風。信知
世味皆清苦，人物同歸壽域中。

菊後一月承仲善示教遠靜菊詩因賦以呈

卓筆能邀屈宋衙，清高尚喜屬詩家。半窻寒日燒松火，一
卷秋風洒墨花。對菊樽前誰落帽，換書牕底自籠紗。世情
不必空心看，且約溪翁望釣車。

送趙元帥

領袖真仙坐翠瀛，貔貅赫凛，日威聲九天。日月光華近七
郡，江山景色明槐府。位高人不老，蓬壺地迥，更能清蒼生。
霖雨瞻依切，永為皇家佐太平。

元太常博士柳貫製節德仲父墓碣銘其畧曰：德仲邃於
經，為人誦說講辨，務推見至隱，使聽者易於省受，而不及
一用於時人，為之惋惜不已。從德仲學而最有得者，丘茂
袁杲，皆常狀其行治，而其孤覺民實藉手以來，請予銘而
表之墓上。子茂之言曰：夫自為者不累，行藏然取人於幽

明窮達之外用微以知著則若先生亦君子所宜動心者
哉然則予亦粗為知德仲者卽是而銘固有史氏之遺法
在焉銘曰 學以為宗有聞風、不裸於躬卒隱於蒙孰
飾其終雖儉猶豐

真往年嘗聞卓先生習之曰吾旣冠時師事汝祖蒙隱
先生早以經史論策有聲而尤工於儷語晚歲專志古
學每於片紙細書頃刻成文求者立以俟在庠序間凡
慶賀宴餞官所命藁者多出其手大槩辭取違意工拙
弗論也汝祖之學嗣而弗絕實在年兄弟烏乎勉之哉

真受而識之重惟先祖文行一鄉推重至今人能言之
其所著曰蒙隱藁者凡十餘帙其為趙氏甥持去及藏
於先叔父者皆泯滅已久家所遺者僅殘編斷簡之一
二而已嘗會粹而類別之凡十有三卷湧焉弱質先澤
一線之微凜不自勝其能無媿於長者之言否耶茲所
錄者詩文大小四十篇自先生以上若國子進士公監
倉公皆有著述厄於兵燹不可得詳也庚戌之歲三月

十二日孫真謹識

王思齊

王惟賢字思齊鄞借戶宋太學生某之子文詞敏捷
長於賦論與弟惟義皆以儒名坦率不拘細行家貧
嘗乞升合於其友王叔永氏著春秋指要十二卷立
言簡約大要本朱子直書善惡自見之說胡氏所謂
夏時冠周月深所不取意以為周末嘗改天時孔子
非改周制所書春王正月正用夏時云

序

春秋指要前序

世之釋春秋者不知幾家矣集衆說折諸聖亦已多矣然彼此專門前後異戶卒無至當精一之規者未能大明聖人之心猶為三傳所惑也欲明聖人之心當上正天時下刪傳例天時不正近於誣僭傳例不刪流於苛峻聖人志在春秋以尊王承天為重公平正大存心直書其事善惡自見寧有如後儒所言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舊史自有義因之不能廢也三代所尚不同皆以寅月起數聖人所書周正即夏之正文定胡氏知周不改夏月於春秋反疑聖人改月少穎林氏灼見春秋紀歲必用夏正而弗知周不改夏正欽若天時自岷隱戴氏始元年春正月公即位苟載事必皆庸焉書王於春正之間亦因魯史之舊垂義詔後朱子嘗謂春秋正義明道貴王賤霸尊君益抑臣內夏外夷以爵氏名字土地日月為褒貶之例若法家深刻乃傳者鑿說聖人於史策闕文時月失次弗敢私意增損明矣汲冢書已載晉曲沃莊伯十二年正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雖今文以晉正月作十一月下已皆言上為竹簡傳寫之誤甚明傳周正月今十一月之釋實祖漢儒三正之繆長曆於僖五年春正

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年春正月己丑日南至遂曲為
之辭夫日南至乃冬至也安得謂之春蓋不知行夏之時
見諸行事有聖言在習於改月之誤而弗察况古人篆隸
歷代相變自然當有闕誤三傳經書相異二百四十餘年
亦豈聖人自為異哉後世以為聖人之所存乃其所去予
習春秋始於志學之年出入眾說久之中更大禘天誘其
衷益知易簡天下之理得推明夏時一以貫之不亦易乎
屏退凡例行所無事不亦簡乎就其如予言者凌煩証異
務盡指要歷十年甫獲成書稍革支離之失茂彰謹嚴之
遺此天下公言非一人私言庶後人咸知周末嘗改天時
孔子初非改周制凡用春秋之義苛刻繳繞皆古史法不
逆詐不億不信述而不作吾猶及史之闕文聖心昭融經
訓表揭不至窮年竟日味其淵源顧世方懷恐見破之私
意無從善服義之公心各獲所師而不知經政如魯家臣
知有三家不知有公誠能以經別傳之真偽不求同俗而
求同理斯獲盡美於春秋然不觀三傳原始要終則是非
得失罔知攸指此以傳攷經之事迹當並行不相悖也特
不可拘於褒貶凡例蔽於夏時周正爾吁三傳作春秋散

春秋之失也棄經任傳故君子於春秋沒身而已矣自靖
人自獻聖人之門豈好辨哉撥亂反正以俟來哲強國大
淵獻歲嘉平既望四明王惟賢序

春秋指要後序

丁亥冬是書粗完問質諸同志褒貶之凡例之妄讀者猶
或信之至夏時冠周正世多惑焉朱子既為謂改正朔者
以是月為歲首月固不易又謂改易正月全無義理若如
胡氏學月時與事常差兩月某不敢信復泥周禮正月正
歲以二正並行為言不思子月正歲小宰先帥其屬觀法

孟春正月是太宰布治以曉民鄭氏註周以十一月為正
月正歲為是正月實求合左氏春正月日南至之誤使後
儒信鄭註遂疑春秋考之周月所謂維十一月日既南至
日短極文定刊氏嘗引為證周公制禮孔子脩春秋初無
改月明文證之易書詩周之紀月無以異夏明矣西山真
氏論無冰之書以開冰而無取陳君禹錫請問能明夏正
吾鄉黃氏考訂尤悉獨於日食俱置不論或疑沈氏筆談
載一行衛朴步日食據杜氏長曆不差是未知程氏分記
謂長曆不辨典要委曲遷就求以附會而失滋甚至用大

衍推日食朔差亦半由周昭以下無年數東遷曆法尤亂
定五年三月辛亥朔公羊作正月朔日同也宣成以前必
經有闕襄昭世多豈皆政教使然兼程氏只於襄二十年
十月庚辰朔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為非食限日月之誤
雖巧曆莫証正聖人不能不奉王而不書安得但據日食
逆推不可考之年月實夏時冠周正之言孟子云春秋天
子之事以其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所逃罪一王之法自
明所謂撥亂世反諸正若曰改易時王正朔作春秋以寓
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大要天子之事是無其位而作
禮樂矣龜山楊氏嘗為文定言之况汲書謂晉魯皆用夏
正為首魯以正月卽位無疑周雖正歲在子至敬授民時
巡狩烝享猶用夏焉必於正月行卽位禮他如國語家語
戴記漢五行志附會之妄與左氏梓慎等言實秦漢好事
者為之左氏春王周正月未有異論夏四月取成周之麥
秋又取成周之禾九月十月之交乃日在尾鄭復公父定
叔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絳縣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
朔亦皆夏之時與月桓五年大雩下云啟蟄而郊龍見而
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猶穀梁烝冬事春興之志

不時夏興之黷犯也自杜氏指言周以別夏承日南至
之誤私識其曆訛襲至

經從赴告闕文卽用舊史三者當攷凡例曰斥春

秋起於二伯之始止於戰國之初隱哀適其時斥后世穿
鑿求合凡例凡例文飾褒貶此科舉腐餘之習

氏夾漈鄭氏言者非一吾黨之士當求聖人之心甲
午元日王惟賢書

真幼過庭時先教授府君嘗稱王氏經學文藝有過
人者今觀春秋指要二序會衆說為一家誠可為博

矣若其夏正一說則吾鄉太師存畊趙氏奏議實主
之而東發黃氏日抄讀春秋一書則又多有取於崐

隱戴氏者也二序前稱欽若天時自岷隱始後稱黃
氏考證尤脩豈王氏與東發先生相先後里居密邇

嘗有以得其傳也耶王氏立居境清寺後今其後嗣
已絕獨女兄適趙氏者年九十餘以死當時不及往

拜而問之故其一家父子兄弟文獻之傳皆不可考
證獨指要一編則先祖蒙隱先生嘗手自繕錄真幼
習經先君實以授之故其可見者僅止此云歲在庚

戊三月十二日後學鄭直謹識

Blank columns for text, mostly empty.



明廣行教授勸學鄭其輯四明志獻集

所存甚多為有功惜甚多每伏世亦付其後王澤寧其生文之美而已

一人存身仙集之名也 丁志及余似足知為

因于自說次共得于七人

惟求之見合之其年事多日存未學

月重深一勝

存方思披核一集皆學問學規



